

二姐

■ 文/庐山



凯风吹

二姐模样生得一般般,粗胳膊粗腿跟个小伙子似的。唯一说得过去的是丰满,眼睛大。俗话说女大不愁嫁,何况二姐庄稼活是把好手。转眼二姐竟到了二十六七岁,这在农村已经是典型的“剩女”。忽然有一天二姐和那“长工”挨家挨户送起了喜糖,那“长工”遂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搬进了二姐的牛棚里。

自打我来这个村子起,就听大伙叫她二姐。大人小孩都这么叫,有几个老人还叫她二丫头。开始我并没在意,以为她姊妹多她在家排行老二。时间长了方才得知她也是外来户。听人说是早年从苏北逃荒来的,放牛的孤寡老头看这个拖鼻涕的小女孩怪可怜的,就把她留在自己的牛棚里,老人咽气后她就在牛棚正式安了家。眼一晃十几年过去,二姐也悄悄长成了大姑娘。

说实话,二姐模样生得一般般,粗胳膊粗腿跟个小伙子似的。唯一说得过去的是丰满,眼睛大。俗话说女大不愁嫁,何况二姐庄稼活是把好手。于是村里人忙着张罗开来。可二姐硬是不领情,无论乡里的代课教师还是走方郎中,通通不入二姐法眼。二姐是个勤快人,所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门心思扑在村外那块荒地上。不知不觉间二姐竟雇了个“长工”像模像样地开起荒来。村里民风纯朴,自然没人去管她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那“长工”便在地垄边搭了个草棚住了进去。逢年过节二姐改善生活也会招呼长工打打牙祭。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消磨着,转眼二姐竟到了二十六七岁,这在农村已经是典型的“剩女”。忽然有一天二姐和那“长工”挨家挨户送起了喜糖,那“长工”遂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搬进了二姐的牛棚里。

这是一对天作之合的夫妻,披星戴月只两年工夫牛棚居然鸟枪换炮

成了泥墙瓦顶的新屋。这在那年月着实令人羡慕不已。直到这时村子里才晓得“长工”姓徐。因为二姐的缘故,多数人都称他叫二哥。二哥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板铁塔似的,除了干活外唯一的乐趣就是跟二姐在床上嬉戏。两年时间家里竟添了三个小男子汉。二姐自从升格为二嫂后,行事风格大有改观,嘴里也开始生冷不忌。地头休息的时候不免报怨二哥就像种猪似的没完没了。不想再下崽了,她撒撒嘴说,老了,精气神不够用了。有人不怀好意地打趣说,革命尚未成功,还得再生一个丫头才算福太太。这本是一句玩笑话,二姐却认了真。次年春天果然如愿以偿。

照理说,二姐再没什么遗憾了,只等着娶媳妇嫁女儿安享天伦了。殊料天有不测之风云,一个日头朗朗的中午,就在村子上空弥散开炊烟的温馨时光,二姐的宝贝女儿突然不见了踪影。起先二姐两口子并没留意,小孩在哪家玩耍再正常不过,没准有人家今儿来了亲戚,小孩就在那家蹭饭了。然而不然,从村头到村尾,这丫头竟人间蒸发一般。这会儿全村才慌了手脚。倾巢出动的结果仍一无所获。直至太阳落山,人们才在村子中央全村人都来来往往无数次的脚面深浅的凹塘里发现了丫头的尸体。

从此二姐就变了个人,再也不跟大伙一起下地了,辛辛苦苦开垦的荒地只看见二哥那孤单的身影。二姐开

始爱打扮了。那年头时兴用刨花泡出的水涂在头上,相当于如今的发乳之类。所以二姐的头上整天油光锃亮。雪花膏白雀灵也派上了用场,老远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香气。

不久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二姐跟兽医站那个高个子兽医好上了。有人更是言之凿凿,说是在城里看到二姐和兽医共坐一辆三轮车,直接进了某某客棧,有鼻子有眼的令人不得不信。

二哥平日不大做声,脾气却火爆得吓人,但凡听过他耕田时赶牛的鞭梢声就足以吓得你六神无主。大伙都替二姐捏一把冷汗。但她却没事人似的,该打扮打扮,该进城进城。只是每每她的脸上身上都会添几道新鲜伤痕。

终于有一天二哥从村子里消失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只是每年二姐都会收到一两张数额不大不小的汇款单。不消说,那定是二哥寄回来补贴家用的。毕竟他和二姐还有三个半大的小子。

后来我进了工厂,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还始终挂念着二姐夫妇。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得知一个消息,说是前几年二哥已经回来了。怎么样?我急切地问。什么怎么样?乡邻笑道,又切地吧。老龙回旧窝,日子总得过得吧。不过三个儿子都很孝顺。乡邻还说,那兽医前两年到二姐家来过,还跟二哥喝了一场酒,据说当年是大家伙搞误会了。

岁月沧桑“十字碑”

■ 文/习斌



稗海习得

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延陵季子庙前的井水,一直都像煮开一样,所以取名为“沸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则记载称,齐建元初,沸井内突然出现金石相撞之声,掘地二尺,得一“涌泉”,泉中有一木筒,上面隐隐写着一行字:“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这就颇有一点神怪色彩了。

南朝宋刘敬叔在《异苑》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延陵季子庙前的井水,一直都像煮开一样,所以取名为“沸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则记载称,齐建元初,沸井内突然出现金石相撞之声,掘地二尺,得一“涌泉”,泉中有一木筒,上面隐隐写着一行字:“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这就颇有一点神怪色彩了。

丹阳延陵季子庙前的沸井,无疑是自然奇观,近年来,引来无数探秘者。从前人笔记来看,这沸井和季子庙一样,称得上是饱经岁月沧桑了。特别是围绕季子庙“十字碑”的真伪,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说,大圣贤孔子共有两处真迹存世,一处是比干墓碑,另一处即是季子庙“十字碑”。比干乃是商纣王的叔父,因屡次进谏,惹怒纣王,惨遭杀害。在神话传说“封神榜”中,则说是妲己欲害比干,谎称有疾,惟玲珑七窍心可愈,而比干正有玲珑七窍心。荒淫残暴的纣王于是招来比干,乞借玲珑心作汤。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林黛玉进贾府”一节形容林黛玉时,曾有“心较比干多一窍”之语,指的便是这层意思。千载以来,比干一直被视作是忠臣的典范。

季子庙是为纪念季札而建。生活于春秋晚期的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寿梦原本想将王位传给季札,但季札认为“礼有旧制”,不能“行父子之私”,将王位让给了几位哥哥。他先后四次辞让王位,避居山野,成为古来高士的代表。后人一度有“北孔南季”之誉,将季札和孔子相提,以赞他品行之高洁。

比干墓位于河南卫辉,季子庙位于丹阳延陵。比干墓碑和季子庙“十字碑”是否出于孔子之手,一直争论不断。相形之下,作为同时代人,孔子是否为季札题过“十字碑”,争论更大。为什么称“十字碑”呢?这是

由于碑身上镌有“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这十个古篆的缘故。这十个字是不是出于孔子之手呢?对于这个问题,古人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宋欧阳修《集古录》、元吾丘衍《学古编》、明郎瑛《七修类稿》等,都对此持怀疑态度。欧阳修认为,孔子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吴地,碑文当非出于孔子之手。吾丘衍则认为,古时法帖仅有“呜呼有吴君子”几个字,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但后来碑文上突然多出了“延陵之墓”四个字,除“之”字外,其余三字都是汉人方篆,显然不可靠。郎瑛认为十字碑可能是殷仲容所书,借孔子以欺世。

“十字碑”是否孔子所书,这个问题想要弄明白,非是易事。在历史上,“十字碑”命运多舛,屡次重刻。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唐开元年间,“十字碑”因铭文残破,唐玄宗令“殷仲容摹拓其书”。钱泳认为,既是“摹拓其书”,肯定此前即有原刻。殷仲容这次重刻不久,唐大历十四年(780),润州刺史萧定再次重刻“十字碑”,大约也是因为碑文残破的原因。到了清代,季子庙中所存的“十字碑”,是宋崇宁二年(1103)常州太守朱彦所立。

除了季子庙“十字碑”,丹阳驿前也曾有过一座“十字碑”。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丹阳驿乃是丹阳的水运码头。“十字碑”由于传为孔子所书,名气很响。为了便于过往的人们瞻瞻,当地官府便在丹阳驿前摹刻了这块“十字碑”。这样一来,过往的旅客就不必再登岸到季子庙去了。不过这块“十字碑”早已是不见了。松柏摧薪,桑田沧海。如今依然立于季子庙前的“十字碑”,似乎在无声地感叹着时光的流逝。

对于季札让国,古人的看法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清高士奇在

《左传纪事本末》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惜其知经而不知权,过让以生乱”,认为他不知权宜,最终导致了吴国的内乱。为什么高士奇会对季札产生这样的看法呢?这就要说到公元前515年吴国的一场内乱了。

当时,季札的三哥余昧已经去世,季札再次辞让王位,继位的是余昧的儿子吴王僚。这么一来,引起了季札大哥诸樊的儿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的想法很正常,诸樊将王位先后传给两个弟弟,为的就是最终能传到季札那儿。既然季札不肯继位,就应该按照兄弟及的次序,再次从长子诸樊的儿子重新传起。这么一来,公子光就有了篡位之心。后来,他派出刺客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引发了这场吴国的内乱。

公子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王阖闾。阖闾篡位后,要让王位给季札,但季札坚决不受。他跑到吴王僚的墓前痛哭了一场,然后返回延陵封地。据《公羊传》记载,此后季札终身不入吴国。自己的谦让,引来的却是宫廷喋血,不知道此时的季札,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作为诸侯霸主的吴国,在阖闾死后传位夫差,即将越国所灭,怎不令人无限敬歎?



延陵季子庙